

清代后妃传奇丛书

主编

张晓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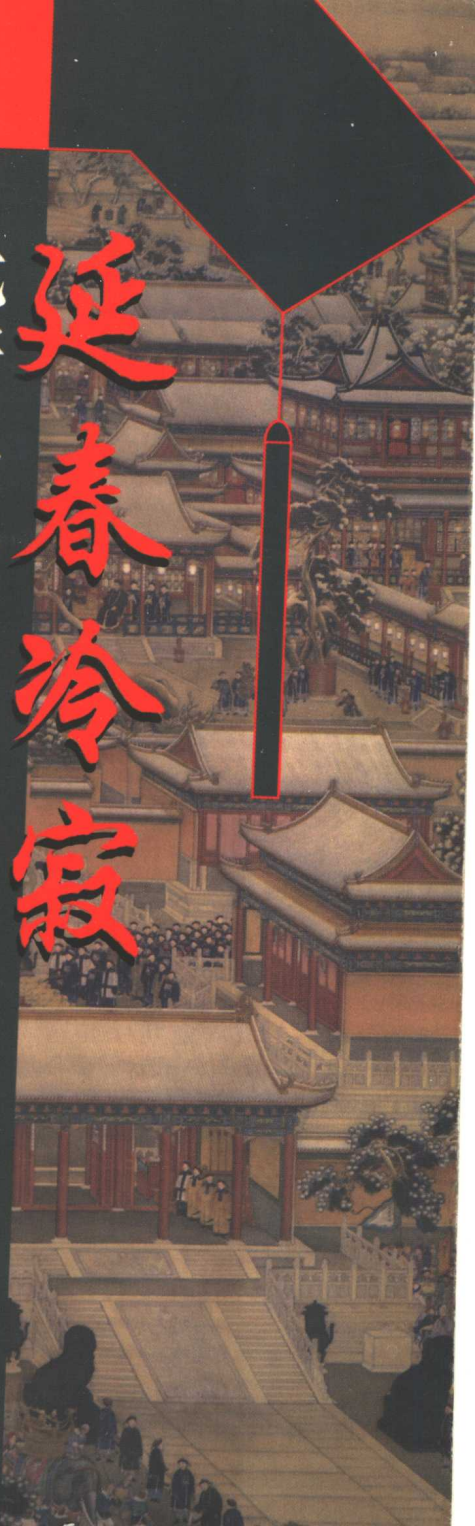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建安 著

光绪帝后妃传奇

延春冷寂



清代后妃传奇丛书

主编

张晓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建安 著

延春冷寂 光緒帝后妃傳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延春冷寂: 光绪帝后妃传奇/张建安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清代后妃传奇丛书/张晓虎主编)

ISBN 7-300-03669-4/K·251

I. 延…

II. 张…

III. 后妃-清代-通俗读物

IV. K25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9873 号

清代后妃传奇丛书

主编 张晓虎

延春冷寂

光绪帝后妃传奇

张建安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编 100080)

邮购部: 62515351 门市部: 62514148

总编室: 62511242 出版部: 62511239

E-mail: rendafx@publie3.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75 插页 3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31 000

定价: 1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傳奇與真實的清代后妃

清代后妃傳奇，自然是讲述清代内宫、也就是围在皇帝身边那群女人们的故事。

说来有趣，中国帝王们的后妃居住之所，还有几个奇怪的别称，分别是“掖庭”、“壶庭”或“椒房”，这些称谓约始于汉代。顾名思义，掖借掖窝下隐秘之义，壶庭以茶壶内禁闭为喻。至于椒房，则是因她们的住所常以花椒熏蒸，香气久存而得名。这些怪称呼本身，已明白指出后宫事涉帝王隐私，因此历代正史对此讳莫如深，记载厥如。

皇帝们当朝理政、正襟危坐时是一副真龙天子的神面孔；而屏退后宫，摘下冕旒时他们

往往又是另一副面孔，此时才更为迹近常人，但这形象是绝不能公示于众人的。惟其如此，掖庭之事才显得格外神秘诱人。

或许是掖庭内与藏着众多美姝娇娃有关，总是与艳情相涉，诸如酒池肉林、羊车、迷楼、步步金莲花、豹房、游龙戏凤或香妃之类。实际上，后妃们对中国封建政治的影响和作用远不止此。《清代后妃传奇丛书》这套书，会将这些影响讲得更清楚。

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不仅奠定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版图，解决了自汉代以来的南北战争，开创了社会全面繁荣的康熙、乾隆盛世，还将其统治延续了二百六十八年之久——几乎相当于三个元王朝。或许是偶然的巧合，清王朝的首尾，恰与两位女性相始终。第一位是清初顺治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她拒绝垂帘听政，培育了顺治和康熙两位开国明君，成功协助儿孙皇帝完成了清初定鼎事业。另一位则是晚清同治皇帝的母亲慈禧皇太后，以两宫垂帘竟至揽权擅政，将清王朝熬到油尽灯枯。由此可见，在严禁后妃干政的清王朝，后宫的

女人们依然活跃在权力的旋风中心。

清代后妃们的故事，应从她们的夫君登基开始。依照清制，新君即位时的婚制有两种情况：一是即位前已娶妻的皇帝，对正室夫人行册封皇后之仪；二是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在成年行冠礼后举行大婚典礼。在清代，举行大婚典礼的小皇帝共有四位，其余八位皇帝的正宫娘娘皆在册封之列。

皇帝的婚礼是一场事关国体的隆重大典，未成亲的皇帝执政，意味着国家政体的不成熟，这也是专制时代一般民众的社会心理。只有“国父”而无“国母”的国家权力，似是只有太阳而无月亮的宇宙一样不完整。一般说来，未成年的皇子提前即位，就是一种反常现象，或因皇帝暴崩而储位之君尚幼，或因皇族内部相残而以幼主登基为折衷方案。因此，不懂事的娃娃皇帝登基后，或母后垂帘，或亲王摄政，或权臣顾命，国家政权只能经这些辅助手段完成过渡。小皇帝若能安然度过成长期，顺利接手国家政务，在中国百姓看来是国家的福气。所以小皇帝们的大婚，正是帝王成熟亲政的标

志，意义非同寻常。

清代举行大婚礼的共有四位小皇帝，说来凑巧，前两位小皇帝顺治和康熙，正处在清王朝的定鼎和上升时期，而后两位小皇帝同治和光绪，不仅时乖命蹇，正值清王朝气数将终，而且是整个中国封建王朝行将就木的崩溃时代，四位小皇帝的婚事基本与清王朝的盛衰兴亡相首尾，实在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惟其如此，皇帝们的大婚可谓“滴水狂澜”，折射出中国封建王朝的诸多顽痼痼疾，更是中国皇帝婚史中的一段有趣话题。

从努尔哈齐创业到宣统皇帝逊位，清王朝共换了十二届皇帝，但仿效汉制册封皇后或行大婚之礼，则始于皇太极而终于光绪皇帝。这十位皇帝先后册封了二十六位皇后，举行过五次大婚典礼。通过大婚典礼册封的皇后是：顺治帝的博尔济吉特氏皇后和孝惠章皇后，康熙帝的孝诚仁皇后，同治帝的孝哲毅皇后和光绪帝的孝定景皇后。

顺治皇帝年仅六岁时在盛京登基，未等到行冠礼的年龄便在北京举行大婚典礼，当时只

有十四岁。顺治皇帝从登基到大婚的八年间，中国面临着又一次改朝换代的历史巨变，而即将代明称王的爱新觉罗家族却在此关键时刻，未能完成从皇太极到下一任帝王的顺利过渡，致使幼主即位，亲王辅政的内讧严重影响着新政权的诞生。历史的进程阴差阳错，往往在于许多偶然的契机出现，诸如吴三桂的反戈倒噬、李自成军队的将骄卒惰、清政权从两亲王（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转为多尔衮独自摄政等，这些潜滋暗长的各派政治势力的变化，使得明清易帜成为许多偶然因素的集合体。因此，年幼的顺治帝虽不可能亲自卷入诸多政治旋流，但这些凶险异常的政治事件，却构成其执政时期的历史背景，密切影响着他的包括私生活在内的一切活动，就注定了他的婚姻和爱情也只能是专制政治的牺牲品。

应该说，摄政王多尔衮堪称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他一手导演了明亡清兴的历史剧，实现了乃父乃兄的宏大遗愿。为了这一切，他不惜用任何手段将皇族的大小事务都纳入自己的政治方轨之内，将侄儿福临的婚事也作为策

络蒙古贵族的谋略之一，因此不可能将爱情因素考虑在内。

清顺治五年（1648）底，摄政王多尔衮已成功地将郑亲王济尔哈朗排挤出政坛，完成了进取帝位的一切准备工作。据当时的德国传教士记载，他甚至在睿王府内“服皇帝之服装，自称‘皇父与国父’，并且以自己的名义诏谕”。多尔衮对渐及成年的顺治皇帝已如芒刺在背，觉得“皇帝虽幼弱，然而他所透出的智略，已超越人们在他这年龄里所能期待的程度了”。于是，多尔衮不得不加快称帝的步伐，以防小皇帝羽翼丰满后可能引起的不测之事。

多尔衮的如意算盘是，顺治皇帝的名号暂且不废，否则会在国基未稳之时引起大乱，但须在别处另建一城府，“把皇帝当作一个俘囚迁移其中”，而由自己占据紫禁城独揽朝政。此计划如能兑现，顺治皇帝即形同虚设，废除名号不过是一纸诏书之事。为建造新城，多尔衮不惜搜掘库财，添征新税，调集大量工匠与服役者昼夜施工，力争早日竣事，而“冲龄的皇帝已经开始为自己的生命忧惧操心起来”。与此同

时，多尔袞又派英亲王阿济格领队前往蒙古行聘，欲为顺治皇帝选立一位蒙古族皇后，既为加强满蒙政治纽带，又俨然行使父皇为儿子择婚之权，用以稳住顺治之心。因此，这次选立皇后实则是多尔袞为了称帝而抛出的一石二鸟之策。

然而，由于出天花而落下一脸麻子的阿济格并未能顺利实现睿王的迎娶意图。他率队西出北京，取道山西大同入蒙古，但其部众刚行经以出美女著名的大同城，即大肆抢掠民家妇女，甚至连过门花轿内的新娘子也不放过。大同守城姜瓖是故明降将，对阿济格此行本来就怀有敌意，又见清军肆无忌惮地强抢民女，于是举兵复叛清朝。多尔袞闻讯十分震怒，统兵亲征，直至翌年八月才平定战事，将大同城墙削平数尺，然后亲自至蒙古接回吴克善之女。不过，多尔袞未来得及称帝，甚至未见到侄儿福临的大婚礼筵，便猝死于行猎途中。

此时，大婚典礼尚未举行，顺治完全可以借铲除多尔袞余党之机，改换皇后的人选。然而，选立新皇后的同时，多尔袞强逼嫂子孝庄

太后为妻不久，为取悦孝庄太后，他偏偏选中孝庄皇太后的亲侄女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这一来，顺治皇帝虽对未婚妻不满，却投鼠忌器，碍着母后的面子不敢撤废婚事。

顺治八年（1651）八月间，博尔济吉特氏被册封为皇后，举行了清王朝开国后的首次大婚礼，并颁诏全国。皇后既经册封，便为“国母”，平民百姓休妻不易，“国父”休“国母”自然更难。如果说是多尔袞酿制了这杯苦酒，那么最后强迫顺治皇帝吞咽苦酒者，却是他的母亲孝庄太后。

俗话说：“姑舅亲，辈辈亲，打折骨头连着筋。”顺治皇帝与皇后是一门亲上加亲的姑舅姻亲，而顺治皇帝本人又是满蒙民族的混血儿，理应与皇后和睦融洽。况且，新皇后仪容出众，“足称佳丽，亦极巧慧”，称之“母仪天下”也够资格。可是，“强扭的瓜不甜”，顺治帝无论在思想、感情、性格、意趣等方面，都与新皇后扞格难入。据顺治皇帝说，皇后生性妒忌，又嗜奢靡，更坏的是“处心弗端”，见到“貌少妍者即憎恶，欲置之死”。最使顺治难以忍受的

是，皇后对他的举动“靡不猜防”，多生醋意。顺治帝一怒之下，索性择地别居，根本不与她见面。皇后体健色妍，一直未有子嗣，可知顺治帝很早就将她冷落一旁。

短短两年间，顺治帝因“含忍久之，郁懃成疾”，身体日渐衰弱。孝庄太后见状不妙，只得谕知福临“裁酌”，实则默许了废除皇后一事。顺治得谕，不啻天降纶音，当即于顺治十年（1653）八月间下令礼部及内院诸大臣，“命察历代废后事例具奏”。仅二十一天，便由郑亲王济尔哈朗召集议政王会议，一锤定音，奏道：“所奏圣旨甚明，臣等亦以为为是，无庸更议。”得旨：“既共以为为是，着遵前旨行。”从此以后，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就永居冷宫，改称“静妃”。一个月后，朝中旨令“应于满洲官民、蒙古贝勒以下，大臣以上女子中选立皇后”。这不过是一纸官样文章，孝庄太后对此早有成算在胸。

顺治十一年（1654）五月，蒙古科尔沁贝勒绰尔济的两位女儿同时被接进宫内，这两位博尔济吉特氏姊妹几乎同时被聘为妃。按照姻亲辈分，绰尔济是孝庄太后的亲侄儿，两位妃

子自然是太后的侄孙女。一个月后，姐姐被册封为皇后，即孝惠章皇后，与夫皇顺治举行第二次大婚礼，妹妹即淑惠妃，也是顺治皇帝众多嫔妃中最长寿者。新受晋封的孝惠章皇后姊妹做梦也未料到，她们入宫受封仅是一对儿摆在后妃位置上的偶像，在顺治眼中根本不屑一顾，姊妹二人至死也膝下寂寞。

原来，顺治在摆脱前妻的囚笼之后，已对汉女孔四贞暗中属意，极欲自己选择一位意中人。两年前，定南王孔有德出镇广西，与农民军李定国所部决战于严关，败守省城。李定国挥师攻破严关，孔有德自尽，亲眷百余人被杀，惟女儿孔四贞突围而出，奔京师求援。孔四贞仪容秀美，擅长骑射，深受孝庄太后钟爱，将其“育之宫中，赐白金万，岁俸视郡王”，借此安抚孔有德部众。时顺治帝为择偶之事郁郁寡欢，与孔四贞一见钟情，甚为中意，欲册为妃。孝庄太后鉴于孔四贞自言已许配偏将孙延龄，恐强娶孔四贞会激起孔有德旧部兵变，遂未答应此事。

顺治帝既对孔四贞眷顾，便总看新皇后不

顺眼，最后以皇后“虽秉性淳朴，顾又乏长才”为借口，再度将皇后置之冷宫。孝惠皇后姊妹在后宫做了三十余年的“冷宫娘娘”，孝庄太后去世时，她们哭得死去活来，与其说是哭太后，倒不如说是哭自己的悲惨命运更恰切。而那位不到十五岁就被废掉的首任皇后，却连哭丧的资格也没有，只能幽居冷宫，怅望昭西陵（孝庄太后陵寝）而感慨唏嘘。

康熙皇帝因乃父早逝而即位，时年未及八岁。显然，这种年龄的娃娃皇帝是不可能临政理朝的。于是清王朝再次出现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位大臣辅政的局面。仅六年之间鳌拜倾轧诸臣，弄权朝内外，已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此时，孝庄皇太后鉴于多尔衮的前车之鉴，深知清王朝面临着又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关头。在她的授意下，年仅十二岁的康熙皇帝提前举行大婚典礼，而且选定首辅大臣索尼父子领侍卫内大臣、承恩公噶布拉之女赫舍里氏为皇后，婚礼于康熙四年（1665）九月初八日举行，旋即奉迎入宫，即后来的孝诚仁皇后。显然，这场大婚是巩固康熙皇位的一

种政治斗争措施，决非仅是寻常的男婚女嫁。

康熙一生中曾有过三位皇后，而且都是短命皇后。首位皇后赫舍里氏与夫皇感情甚笃，并于康熙十三年（1674）五月生皇二子允礽，产后当日死去。赫舍里皇后生二子，长子承佑仅四岁便殇，因此康熙立允礽为皇太子。过早地颁诏天下，允礽为皇储，再度导演了乃父顺治皇帝立荣亲王的闹剧，以后，皇子内讧，允礽被废，无关此书之旨，略而不论。

康熙十六年（1677）八月，又册立遏必隆的女儿钮祜禄氏为皇后，遏必隆亦曾是四辅政王之一，此时虽已归政康熙，但是这种联姻同样是调解朝内矛盾的抚绥手段。不过，这位皇后从妃子的地位刚爬上来仅半年即病逝，未能对夫皇的施政产生影响。自赫舍里皇后之后，康熙对后来的皇后只行册封，未再举行大婚礼。

佟佳氏是康熙的第三位皇后，说来有趣，她是康熙的生母孝康章皇后的侄女，康熙十六年（1677）册为皇贵妃，伴驾十二年，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病重时，康熙册封她为皇后，翌日便死去，是一位典型的“一夜皇

后”。康熙册封将死之人为皇后，内中隐藏着极为复杂的政治动机，史家过去却对此误解为报答生母的养育之恩，这不过是一种图解式的推测而已。

清王朝的皇帝当然尽属满族贵族，但仔细考究起来，其血统却甚为混杂，仅顺治与康熙二帝的身体里，就杂有满、蒙、汉三个民族的血液。顺治的生父是皇太极，生母是蒙古族成吉思汗一脉的博尔济吉特氏孝庄太后，他自然是满蒙贵族的混血儿。康熙的生父是顺治，而生母却是汉族在辽东的大姓佟图赖之女，他具有满、蒙、汉三大民族的血统，那么以后的历任帝王也就可想而知了，清王朝皇室从未出现英国王室内的可怕血友病，这种不重血统的观念可谓起到了好作用。

佟氏一族在清前期可谓朱紫满门，荣宠甚殊。康熙生母的祖父佟养真、曾祖佟养性，早在努尔哈赤建元初期便率族一千数百人投附，居官显赫。以后，从努尔哈赤到道光的八个政期之内，佟氏一门出了三位皇后和一位皇贵妃，分别是康熙的生母孝康章皇后，只当了“一夜

皇后”的孝懿皇后，其妹受封皇貴妃，另有道光皇帝的孝慎皇后，此外，佟氏家庭还有三人先后被招为駙马，子孙显荣，统称国舅，望冠椒房。更有甚者，佟氏家族中官拜总督、巡抚要职者就有十数人之多，其势力遍及全国各地。因此，康熙、乾隆盛世年间，佟氏家族在朝野内外势力极大，时人称之为“佟半朝”。

如果说康熙登基后为母亲加封皇后（其父之后）是顺理成章的，那么为将死的佟佳氏封后拜秩，则除了维系佟氏家族与皇帝之间的感情之外，其余解释都显得微乎其微。康熙一生只举行过一次大婚礼，册封了三位皇后，但清东陵的葬处却有四位皇后，多出了一位乌雅氏皇后。原来，这位乌雅氏皇后是雍正皇帝的生母，雍正夺嫡成帝之后，遂追封她为皇后，并与前三位皇后葬于一处，以示名正言顺。清代确立皇后有三种仪式，即大婚礼、册封礼和追封礼，主要视皇帝的情况而定，只要经过这三种仪式中任何一种，都可视为法定皇后。

同治和光绪都是幼龄登基的皇帝，此期的